

结束了吗？

结束了。

真的结束了吗？

没有。

是的，从技术角度讲，这篇文章已经结束。我相信，很多人都能看出，它不仅是历史。

我所述说的，除了历史，还有很多东西，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：

权力、希望、痛苦、愤怒、犹豫、冷漠、热情、刚强、软弱、气节、度量、孤独、残暴、宽恕、忍耐、邪恶、正义、真理、坚持、妥协、善良、忠诚……

足够多了。

现在我要讲述的，是最后一件东西，它隐藏在下面的故事里。

徐宏祖出生的时候，是万历十五年。

在这个特定的年份出生，真是缘分。但外面的世界，跟徐宏祖并没有多大关系，他的老家在江阴，山清水秀，不用搞政治，也不怕被人砍，比较清净。

当然，清净归清净，在那年头，要想出人头地，青史留名，只有一条路——考试（似乎今天也是）。

徐宏祖不想考试，不想出人头地，不想青史留名，他只想玩。

按史籍说，是从小就玩，且玩得比较狠，比较特别。不扔沙包，不滚铁环，只是四处瞎转悠。遇到山就爬，遇到河就下，人极小，胆子极大。

此外，他极其讨厌考试，长大后，让他去考科举，死都不去。该情节，放在现在，大致相当于抗拒高考。

这号人，当年跟今天的下场，估计是差不多，被拉回家打一半死不活，绝无幸免。

然而徐宏祖的父母没有打他。非但没有打他，还告诉他，你要想玩，就玩吧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行。

这种看似惊世骇俗的思想，似乎很不合理；但对徐家人而言，很合理。

对了，应该介绍一下徐宏祖同志的家世。虽然他的父母，并非什么大人物，也没名气；但他有一位祖先，还算是很有名的，当然，不是好名。

在徐宏祖出生前九十年，徐家的一位先辈进京赶考，路上遇到了一位同伴，叫做唐寅，又叫唐伯虎。

没错，他就是徐经。

后来的事情，之前讲过。据说是徐经作弊，结果拉上了唐伯虎，大家一起完蛋。进士没考上，连举人都没了，所以徐经同志痛定思痛，对坑害了无数人（主要是他）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；并教育子孙，要与这个万恶的制度决裂：爱考不考，去他娘的。

对这段百年恩怨，徐宏祖是否了解，不清楚；但他会用，那是肯定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徐家虽说没有级别，还有点钱；所以他决定，索性不考了，出去旅游。



刚开始，他旅游的范围，主要是江浙一带。比如紫金山、太湖、普陀山等等；后来愈发勇猛，又去了雁荡山、九华山、黄山、武夷山、庐山等等。

但这里，存在着一个问题——钱。

旅行家和大侠的区别在于，旅行家是要花钱的。列一下，大致包括以下费用：交通费、住宿费、导游费、餐饮费、门票费；如果地方不地道，还有个挨宰费。

我说过，徐家是有钱的；但只是有点钱，没有很多钱，大约也就是个中产阶级。按今天的标准，一年去旅游一次，也就够了，但徐宏祖的旅行日程是：一年休息一次。

他除了年底回家照顾父母外，一年到头都在外面。但就这么个搞法，他家竟然还过得去。

原因很简单。比如交通费，他不坐火车、也不坐汽车（想坐也没），少数骑马，多靠步行（骑马爬山试试）。

住宿费，基本不需要。徐宏祖去的地方，当年大都没有人去。别说三星级，连孙二娘的黑店都没有。树林里、悬崖上，打个地铺，也就睡了。

餐饮费，也没有。我考察过，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，也没什么餐馆。每次他出发的时候，都是带着干粮，而且他很扛饿，据说能扛七八天。至于喝水，山里面，那都是矿泉水。

门票费也是不用了。当年谁要能在徐宏祖同志去的地方，设个点收门票，那只能说明，他比徐宏祖还牛，该收。

挨宰费是没有的，但挨宰是可能的，且比较敞亮；从没有暗地加价坑钱。都是拿刀，明着来抢。要知道，没门票的地方，固然没有奸商，却很可能有强盗。

据本人考证，徐宏祖最大的花销，是导游费用。作为一个旅行家，徐宏祖很清楚，什么都能省，这笔钱是不能省的；否则走到半山腰，给你挖个坑，让你钻个洞，那就休息了。

就这样，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徐宏祖，穿着俭朴的衣服，没有随从，没



有护卫，带着干粮，独自前往名山大川。风餐露宿，不怕吃苦，不怕挨饿，一年只回一次家，只为攀登。

从世俗的角度，徐宏祖是个怪人。这人不考功名，不求做官，不成家立业，按很多人的说法，是毁了。

我知道，很多人还会说：这种生活荒谬，是不符合常规的，是不正常的，是缺根弦的，是精神有问题的。

我认为，说这些话的人，是吃饱了，撑的。人只活一辈子，如何生活，都是自己的事。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地没活好，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，有多远，就去滚多远。

徐宏祖旅行的唯一阻力，是他的父母。他的父亲去世较早，只剩他的母亲，无人照料。圣人曾经教导我们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

所以在出发前，徐宏祖总是很犹豫，然而他的母亲找到他，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

“男儿志在四方，当往天地间一展胸怀！”

就这样，徐宏祖继续着他伟大的历程。

他二十岁离家，穿着布衣，没有政府支持，没有朋友帮助，独自一人，游历天下二十余年。他去过的地方，包括湖广、四川、辽东、西北；简单地说，大明十三省，全部走遍。

他爬过的山，包括泰山、华山、衡山、嵩山、终南山、峨眉山；简单地说，你听过的，他都去过，你没听过的，他也去过。

此外，黄河、长江、洞庭湖、鄱阳湖，金沙江、汉江，几乎所有江河湖泊，全部游历。

在游历的过程中，他曾三次遭遇强盗，被劫去财物，身负刀伤。还由于走进大山，无法找到出路，数次断粮，几乎饿死。最悬的一次，是在西南。

当时，他前往云贵一带。结果走到半路，突然发现交通中断，住处被当地土著围困。过了几天，外面又来了明军，又开始围。围了几天，就开始打。打了几天，就开始乱。徐宏祖好歹是见过世面的，跑得快，总算顺利脱身。



在旅行的过程中，他还一直记笔记。每天的经历，他都详细记录下来。鉴于他本人除姓名外，还有个号，叫做霞客，所以后来，他的这本笔记，就被称为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崇祯九年(1636)，五十岁的徐宏祖决定，再次出游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出游，虽然他自己没有想到。

正当他考虑出游方向的时候，一个和尚找到了他。

这个和尚的法号，叫做静闻，家住南京。他十分虔诚，非常崇敬鸡足山迦叶寺的菩萨，还曾刺破手指，血写过一本《法华经》。

鸡足山在云南。

当时的云南鸡足山，算是蛮荒之地。啥也不通，要去，只能走着去。

很明显，静闻是个明白人。他知道自己要一个人去，估计到半路就歇了，必须找一个同伴。

徐宏祖的名气，在当时已经很大了，所以他专门找上门来，要跟他一起走。

对徐宏祖而言，去哪里，倒是个无所谓的事，就答应了他。两个人一起出发了。

他们的路线是这样的：先从南直隶出发，过湖广，到广西，进入四川，最后到达云贵。

不用到达云贵，因为到湖广，就出事了。

走到湖广湘江(今湖南)，没法走了，两人坐船准备渡江。

渡到一半，遇上了强盗。

对徐宏祖而言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，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；但静闻大师，应该是第一次。此后的具体细节不太清楚。反正徐宏祖赶跑了强盗，但静闻在这场风波中受了伤；加上他的体质较弱，刚撑到广西，就圆寂了。

徐宏祖停了下来，办理静闻的后事。

由于路上遭遇强盗，此时，徐宏祖的路费已经不足了。如果继续往前



走，后果难以预料。

所以当地人劝他，放弃前进念头，回家。

徐宏祖跟静闻，是素不相识的，说到底，也就是个伴。各有各的想法：静闻没打算写游记，徐宏祖也没打算去礼佛，实在没有什么交情。而且我还查过，他此前去过鸡足山；这次旅行对他而言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

然而他说，我要继续前进，去鸡足山。

当地人问：为什么要去。

徐宏祖答：我答应了他，要带他去鸡足山。

可是，他已经去世了。

我带着他的骨灰去。答应他的事情，我要帮他做到。

徐宏祖出发了，为了一个逝去者的愿望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——虽然这个逝去者，他并不熟悉。

旅程很艰苦。没有路费的徐宏祖背着静闻的骨灰，没有任何资助，他只能住在荒野，靠野菜干粮充饥。为了能够继续前行，他还当掉了自己所能当掉的东西，只是为了一个承诺。

就这样，他按照原定路线，带着静闻，翻阅了广西十万大山，然后进入四川，越过峨眉山，沿着岷江，到达甘孜松潘。

渡过金沙江，渡过澜沧江，经过丽江，经过西双版纳，到达鸡足山。

迦叶寺里，他解开了背上的包裹，取出了静闻的骨灰。

到了。

我们到了。

他郑重地把骨灰埋在了迦叶寺里，在这里，他兑现了承诺。

然后，他应该回家了。

但他没有。



从某个角度讲，这是上天对他的恩赐，因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旅游。能走多远，就走多远吧。

他离开鸡足山，又继续前行。行进半年，翻越了昆仑山，又行进半年，进入藏区。游历几个月后，踏上归途。

回去没多久，就病了。

喜欢锻炼的人，身体应该比较好；天天锻炼的人（比如运动员），就不一定好。旅游也是如此。

估计是长年劳累，徐宏祖终究是病倒了，没能再次出行。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病重逝世，年五十四。

他所留下的笔记，据说总共有两百多万字，可惜没有完全保留下来。剩余的部分，大约几十万字，被后人编成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在这本书里，记载了祖国山川的详细情况，涉及地理、水利、地貌等内容，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，翻译成几十种语言，流传世界。

好的，总结应该出来了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的故事。他为了研究地理，四处游历，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

是这样吗？

不是的。

其实讲述这人的故事，只想探讨一个问题，他为何要这样做。

没有资助，没有承认（至少生前没有），没有利益，没有前途，放弃一切，用一生的时间，只是为了游历？

究竟为了什么？

我很疑惑，很不解。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。

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，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后，经常被记者问一个问题：

你为什么要爬？

他总不回答，于是记者总问，终于有一次，他答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再问的答案：



因为它(指珠峰),就在那里!

因为它就在那里。

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,本不需要理由。之所以需要理由,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找抽。抽久了,就需要理由了。

正如徐霞客临终前,所说的那句话:

“汉代的张骞,唐代的玄奘,元代的耶律楚材,他们都曾游历天下。然而,他们都接受了皇帝的命令,受命前往四方。

“我只是个平民。没有受命,只是穿着布衣,拿着拐杖,穿着草鞋,凭借自己,游历天下,故虽死,无憾。”

说完了。

我要讲的那样东西,就在这个故事里。

我相信,很多人会问,你讲了什么?

用如此之多的篇幅,讲述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,在终结的时候,却说了这样一个故事,你到底想说什么?

我重复一遍,我要讲的那样东西,就在这个故事里,已经讲完了。

所以后面的话,是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;明白的人,就不用继续看。

此前,我讲过很多东西,很多兴衰起落、很多王侯将相、很多无奈更替、很多风云变幻。但这件东西,我个人认为,是最重要的。

因为我要告诉你:所谓千秋霸业,万古流芳,以及一切的一切,只是粪土;先变成粪,再变成土。

现在你不明白,将来你会明白;将来不明白,就再等将来;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,也行。



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，它超越上述的一切，至少在我看来。

但这件东西，我想了很久，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，或是词句来表达。用最欠揍的话说，是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然而我终究是不欠揍的，在遍阅群书，却无从开口之后，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，且无甚价值的读物上，找到了这句适合的话。

这是一本台历，一本放在我面前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却从未翻过，早已过期的台历。

我知道，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，它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，始终的坚持。它静静地、耐心地等待着终结。

它等待着，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，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，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，在上面，有着最后的答案。

我翻开了它，在这本台历上，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。

是的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，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，最完美的结束语：

成功只有一个——按照自己的方式，去度过人生。